

外国文学大系

读者文摘传奇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学苑音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外国文学大系/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北京 :学苑音像出版社 ,
2004. 5

ISBN 7 - 88050 - 383 - 8

I. 辉... II. 北... III. 文学—外国—故事 IV. I001 -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87995 号

外 国 文 学 大 系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出 版 :学苑音像出版社

印 刷 :北京密云红光印刷厂

开 本 850mmx1168mm 1/16

印 张 4100

字 数 56 000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数 1 - 5 000

书 号 ISBN 7 - 88050 - 383 - 8

定 价 6840.00 元(全 684 册)

第一部·马厩

创业维艰

与德威特·华莱士(Dewitt Wallace)相知多年的老友都觉得，他是个难测的人物。他曾对最满意的餐馆一掷千金，以使它能够继续营业，却又喜欢在《读者文摘》办公室间徘徊，为省下几文钱而将电灯全部关掉。他一生钟爱动物，却曾用锁链将两只狗活活打死。他可以在瞬间看透一个人，但又常被许多巫医和赝品所蒙蔽。他坚决反共，但对极右派人物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评价很低。他极端保守，大力鼓吹世界大同、离婚改革、节育；他也是打牌、说黄色笑话的行家，不太上教堂，甚至拥有一套相当单调的色情书籍。此外，他支持请教徒法规，因为他认为美国应该是个“基督教国家”。

另一个不太妥当，但常用来形容华莱士的字眼是“天才”。他之所以被称为天才，是因为他创办了一家使他跻身世界富豪之林的杂志；他拥有不可思议的本能，知道一般人想阅读的是什么；他在搜寻适合转载、精简的文章及发掘题材上的能力，比公司内的其他编辑都强。但是华莱士的天才有一点老是让人怀疑，因为那毕竟像是二手的创作力，得靠他人的创作方能生存。此外，《读者文摘》是靠反向操作出名，也就是由找出在编辑上看法最歧异的文章，以尽量吸引读者，而不是靠开拓新的文学领域、争取青英的认同。

华莱士也似乎从不对自己的财富和权力有特别深的感觉。虽然他从不吝于花钱或利用杂志篇幅去实现目标，却时而精明，时而又固执得近乎愚蠢，成败都异常缺乏自我。从种种观点来看，他和当代两位更出名的巨子——《时代》杂志(Time)的亨利·鲁斯(Henry R. Luce)及《纽约客》(New Yorker)的哈罗德·罗斯(Harold Ross)，虽然创办杂志的时间差不多是同时，作风却大不相同。此外，虽然坐拥财富和特权，他和莉拉的生活几乎可以称得上朴实无华。

这并不是说，华莱士不热切地相信，《读者文摘》是全球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杂志，事实上那是他存在的唯一最高信条，他只为它而生。使他最力烦心的，莫过于被迫与他人分享功劳，即使是与他结缡六十载的妻子也不例外，但为了重塑为《读者文摘》式的崇高理想主义神话和具启发性的胜利，他有时被迫不得不与其他人分享荣耀。最后《读者文摘》的确达到它的目标，这份书刊凭借饱经考验的风格，报导人类精神对抗恶劣环境的勇敢事迹。

双亲不幸福的婚姻

对华莱士一生影响最大的人是其父詹姆斯·华莱士(James T. Wallace)博士。一八七六年，华莱士博士二十七岁，在俄亥俄州伍斯特学院(Wooster College)担任希腊及现代语言教授，和小他十岁的一年级学生詹妮特·戴维斯(Janet Davis)坠入爱河，詹妮特和他一样，也是苏格兰和北爱尔兰后裔虔诚的教徒。

詹妮特的父亲托玛斯·戴维斯(Thomas K. Davis)是获任命的牧师，曾就读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神学院，之后在伍斯特一个长老教会附属机构担任图书馆员。他也是华莱士博士的密友之一，两人在学术生涯和长老会教派的

信仰上看法一致。

不幸的是，詹妮特的宗教理想超过她老师的想法，而且似乎有情绪失调的征候。她无法完成学业，同年夏天，在妹妹米丽娅姆(Miriam)的陪同下，她被送往纽约丹斯维尔(Dansville)的一家疗养院休养。康复之后，詹妮特在日记上吐露决心成为一名传教士和素食者。

她在秋天复学，重回大一，同时又选修最喜欢的教授所上的希腊文。他们在华莱士博士离校前往希腊和以色列研习一年之前，偷偷订了婚。詹妮特暗自渴望此行能改成蜜月假期，但是华莱士博士希望能以学术研究为主，不要因年轻可爱的妻子而分心。

华莱士博士一年后返国，他和詹妮特在一八七八年九月二日于校园的戴维斯宅中结婚，詹妮特再度休学。这桩婚姻一开始就不幸福。华莱士博士是个精力充沛、满怀雄心的人，他拨给家人的时间并不多，除了教书，还忙着撰写希腊文法，同时小幅投资房地产。

虽然小有投资，但小俩口大半和女方的家庭住在一起。他们的长女米丽娅姆(Miriam)于一八八一年诞生在戴维斯家，接着詹妮特又产下次女海伦(Helen)。一八八二年，儿子本杰明(Benjamin)出世，一家人终于搬到自己的房子。令人有些意外的是，出现产后忧郁症的是华莱士博士。在妻子的催促下，华莱士博士前往纽约克利夫顿(Clifton)的一家疗养院待了几周。在他回家后不久，次子罗伯特(Robert)诞生。

一八八七年，华莱士博士受聘担任明尼苏达州圣保罗一家小型长老教会学院马卡拉斯特(Macalester)的希腊及古英文教授。马卡拉斯特学院创校不到两年，只有玉米田边缘的一栋砖造楼房。华莱士一家安顿在高峰大道(Summit Avenue)一五九六号，是在校园一隅的大木屋。不过华莱士博士第一年赴任时，詹妮特仍留在位于伍斯特的娘家。

在分离期间，华莱士家的长女米丽娅姆死于痢疾，华莱士博士持续受忧郁症发作之苦，而詹妮特也担心，分离和他们的婚姻誓约并不“符合”。离家的华莱士博士在信中描述了他的寂寞：“如果你现在在此抚弄我的头发、吻我，对我履行你的同居义务，我的心境可能极为满足。”然而另一方面，他顺利申请到以俗家身分在长老教会传教的执照，同时又完成希腊哲学历史家色诺芬(Xenophon)所著《远征》(Anabasis)的评注工作。

一八八八年夏天，詹妮特搬到圣保罗，他们的第五个孩子在一八八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出生，是个男孩。詹妮特想替新生儿取名为詹姆斯，华莱士博士则想取名约翰，理由是：“没有十九世纪的粉饰味道。”但是两人无法取得协议。华莱士博士写信给友人说：“我们可能会暂时称他为无名氏。”后来他们互相让步，孩子取名为罗伊·威廉·德威特·华莱士(Roy William Dewitt Wallace)，德威特是为纪念他们最钟爱的侄子。

詹妮特后来又生下一对双胞胎女儿，其中米丽娅姆存活，但是詹妮特·马卡拉斯特(Janet Macalester)出生当天即死于痢疾。生了七个孩子所导致的紧张，加上先生经常不在家，已经影响到这位少妇的心情。她曾在三十岁时抱怨自己已成为“累坏的老岖”。逐渐地，她表现出精神失常和宗教狂热的迹象。

一八九四年的不景气期间，华莱士博士接任马卡拉斯特学院校长，该校的财务困难使他烦恼不堪。他经常向全国的富有教徒进行劝募，詹妮特和她的孩子则造访她在俄亥俄州的父母，因此幼子德威特——他母亲有时称他为

“戴”，则往来两个家之间，最后一次的“造访”，他们在詹妮特娘家一住就是两年。

华莱士博士长期离家的情况，严重到他自己的家人也不得不出面干涉。詹妮特感到屈辱，终日哭泣祈祷。他的姐姐写信给他：“你何须为了其他人的孩子而抛弃你自己的五个小孩？他们都是乖巧的小孩。”华莱士博士受到责备后，立即携眷回到高峰大道上的旧屋。

小华莱士在圣保罗上了拉姆西(Ramsey)私立小学，他的表现相当优异，所以顺利跳级。一九一一年，华莱士博士利用他从富有的务农父亲继承得来的部分遗产，在靠近威斯康星州亚莫利(Amery)的瓦波加塞特湖(Wapogasset Lake)购买一百亩地，从圣保罗搭火车到当地很方便。同年夏天，儿子们帮忙搭起家人暂住的帐棚，直到房子盖好为止，这样的生活维持了两个夏天。第三年，他们用来自废弃木材厂顺流而下的圆木盖了一间房子，这座夏日之屋被昵称为“瓦皮”(Wappy)。有许多年，华莱士的假期都是在那儿和家人一起度过。

詹妮特的健康日益恶化，华莱士博士的事业却蒸蒸日上。他放弃做学者和老师的抱负，努力将这所经营困难的小型学院打好财务基础。在长老教会高等教育的祭坛面前，他也牺牲了婚姻及家人的幸福，因为他的工作需要他离家、传教和募款。在华莱士家族的严格气氛中，詹妮特的任何抗议似乎都是有罪的，而且不值得让她丈夫放弃崇高的理想。她唯一的依靠是从信仰中寻求慰藉，结果却适得其反，因为她发现那像是个迷宫，她从未真正进入宗教世界。

恶作剧少年

华莱士一到上中学的年纪，就进入马卡拉斯特军校的预校，可能考虑到他母亲的健康情况不佳，所以家人选择让他住校。他首次尝试文艺创作，是在《帕特农神殿无稽琐事报》(Parthenon Nonsensical Frivola tine)这份专门报导农业改良和学生生活的报上发表。华莱士的作品反映出他的血气方刚将会成为詹妮特沉重的负担，其中居然还有一篇是叙述对两间女生宿舍进行突击的计划。

如同许多来自问题家庭的好动男孩，华莱士很快就发现，他真正有兴趣的是恶作剧。他的成绩一落千丈，家里决定送他到布道家杜威·穆迪(Dwight L. Moody)在马萨诸塞州北田市(North field City)的教会学校贺蒙山(Mount Hermon)男校。华莱士在他的入学申请函中表示相当懊悔，并且预言式地宣布说：“不管我将从事什么行业，我都会尽力为之。”

不过，未来是很遥远的事。北田方面同意让华莱士入学，他便搭火车前往，此时已是高年级的学生。同年，华莱士博士获邀自秋天起在纽约圣经神学院教授圣经注解学，他的父母再次忍受长期分居之苦，詹妮特则再度由妹妹米丽娅姆陪同住进北田市东部新英格兰的一处小镇，就近探视幼子。

因为家庭生活不安定，华莱士立刻把生活重心转移到自己身上。数月之后，他在另一次宿舍骚扰事件中被逮到。心知肚明又会遭到开除，他先和一位朋友搭便车到波士顿，然后再到纽约，最后到旧金山。由于旧金山不久前才发生大地震，仍在进行灾后重建，很容易便找到营建方面的工作，于是这两个年轻人一天也没浪费地接连做了好几份高薪的工作。此时华莱士年仅十六岁，但身高已堂堂六尺，有着湛蓝的双眼和修剪干净的金发。

初春时，詹妮特和米丽娅姆搭船到英国，探望在牛津就读、身为明尼苏达州第一位罗德(Rhodes)奖学金得主的长子本杰明。这次出国是要让詹妮特换换环境，并获得充分休息。姊妹俩搭乘运牛的货轮越过大西洋，但是不久旋即返国。回国后，她们惊讶地发现华莱士博士也要出国一趟。虽然詹妮特身体不好，华莱士的学业又前途未卜，华莱士博士仍执意单独再访地中海。

在他出国期间，米丽娅姆陪姐姐住进靠近北田市的橡树峭壁镇(Oak Bluff, Massachusetts)的一所疗养院。詹妮特写信给她在旧金山的爱子德威特，抱怨华莱士博士在最近寄来的一封信中提及他“在甲板上得意洋洋地来回踱步”。她又说：“因此我揶揄他，在和家人相隔数百英里之后，他居然能如此兴高采烈。”

她也在未经丈夫同意之下写信给马卡拉斯特学院的董事会，要求将她丈夫所请的假再延一年。华莱士博士一回来，惊讶地发现还有一年休假，于是决定再花一年到纽约的圣经神学院教书。仍未康复的詹妮特在一九一七年秋天被送到密执安州贝托溪(Battle Creek)的贝托溪疗养院后，又搬回以前华莱士博士治疗忧郁症的克利夫顿。华莱士博士开始觉得她的困扰源自有糖尿病的倾向。

同年秋天，靠校长父亲之助，华莱士获得马卡拉斯特学院的入学许可，姐姐海伦五年前已自同一所学校毕业。九月，他写信给母亲说想加入兄弟会，因为“男人交知心朋友比女人交手帕文”更重要。

但是不久后，这个贪玩的新鲜人和朋友牵走一位拾荒者的马和马车而惹上麻烦。愤怒的受害者到学校投诉后，华莱士被带到一间空教室会见“校长”——其实是另一名身穿黑帽长袍的学生。结果学士帽被恶作剧地传来传去，拾荒者则获得五美元更换破旧的马具以为补偿。一九一八年元月，詹妮特写信给她“最亲爱的儿子”，提及她最近到克利夫顿的事，但是信的内容不知所云，显示她已逐渐罹患严重的精神分裂症。

虎头蛇尾

无论如何，华莱士尽力不惹麻烦地完成第一年学业。那年夏天，华莱士博士、詹妮特、米丽娅姆、华莱士和其他兄弟姐妹在湖边的“瓦皮”度假，这是家人最后一次团圆。华莱士博士辞去马卡拉斯特学院的校长职务，受聘担任宗教研究教授。

开学后，华莱士回到宿舍，而华莱士博士夫妇准备搬回高峰大道上的旧居，却发现拥有该地产的学院要他们和另一名员工一家人合住。华莱士博士夫妇只得另外租房子。不久后，詹妮特又回贝托溪的疗养院。

华莱士表面上似乎并未受母亲生病的影响，反而更积极地投入各种活动。在马卡拉斯特学院的第二年，华莱士在足球校队打四分卫，同时在获得校际联赛冠军的棒球队中担任二垒手。他也加入曲棍球队，同时是帕特农文学社的一员。学期快结束时，他和一些朋友在三楼的礼拜堂(他父亲常在那儿讲道)放了一匹马。可能是校方碍于华莱士博士的情面，并未开除他，让他自动离开。

华莱士离校后向奥利佛(Oliver)铁矿公司求职，该公司位于明尼苏达州北部莫沙比山岩(Mesabi Range)，是明尼苏达州最后一块荒地。对方告诉他没有空缺，但是华莱士有一位名叫约翰(John)的叔叔在科罗拉多州维斯培山(Monte Vista)经营华莱士橡胶公司，提供他一个暑期打工的机会。尽管华

莱士博士鼓励其子接受这项提议，华莱士却决心到甫、北达科他州中间的半职业联盟打棒球，他不客气地向同伴解释说：“对男孩子来说，暑期的教育和学校中的一样有价值。”后来他在前往北达科他州的途中提到，有朝一日，他要骑车游历全国，为杂志撰文。

夏天结束时，华莱士到了维斯塔山，不过是为了接受另一位也住在镇上的罗伯特(Robert)叔叔所提供的银行出纳工作。利用闲暇时间，华莱士开始把他的想法记在笔记本、目录卡和活页纸上，而且不是偶一为之，是积极、大量地做，每次往往花费数小时时间，甚至做到深夜，这种习惯一直维持到他中年。那些长篇、真挚、年轻的备忘录，充满了格言、引文、自我提升的条文，以及赚钱的点子，对他来说，这就是《读者文摘》酝酿的开始。他也对银行建议，送价值十美元的树给新开户的顾客。

不写东西时，华莱士遍读杂志，将喜欢的文章精要抄在卡片上存档。当时“扒粪新闻”正方兴未艾，开始是《麦克克鲁》杂志(McCure)的林肯·斯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揭发市政腐败的系列报导，这些文章后来集成《城市之耻》(The Shame of the Cities)一书。该杂志另一记者艾达·塔贝尔(Ida Tarbell)对企业腐败所做的系列报导，稍后以《标准石油公司史》(The History of the Standard Oil Company)一书发表。

年轻的华莱士对上述两人相当熟悉，对另一位二十世纪初的名记者乔治·霍勒斯·罗利默(George Horace Lorimer)也不陌生。罗利默时任《星期六晚报》(Saturday Evening Post)的编辑，《星期六晚报》不属于扒粪杂志群，但它确曾刊出堪萨斯州名报人威廉·亚伦·怀特(William Allen White)的文章，同时支持罗斯福总统的改革计划。等时机一到，史戴芬斯、塔贝尔及怀特之子威廉·怀特(William L. White)都将为读者文摘撰文，罗利默则将担任其顾问。

自我放逐

对既非学者又爱闲逛的华莱士来说，有出版杂志的念头仍是很久以后的事。现在他顶多认为，如果能以机车旅行，就可以为很多流行杂志写一些文章。

华莱士突然毫无理由地勤奋起来，他的笔记厚得足以订成一大本书。这种情况有如宗教经验，显示完全不同的一套行为已经开始，而且事前毫无征兆。但是这种信仰改变没有明显的宗教暗示，也没有过度狂热的迹象。华莱士仍想享受非喀尔文教派的乐趣，他已经对女孩、玩牌、抽烟、喝酒、旅行、二手车、看戏燃起兴趣，并且终生着迷。

但是他的确有很多事必须三思，二十岁左右已经被三所学校开除过，母亲身染重病，父亲对他反常的行为难以忍受。对一个刚脱离男孩阶段，如今在落基山一处小镇担任银行出纳的年轻人而言，这一定是个能使人冷静下来的环境。

自我的放逐，加上类似宗教的觉醒，华莱士的确对有益生活的实用知识和资讯培养出喜好。他对于宗教从良性的漠视，逐渐变成良性的嘉许，不过最后他一方面和父亲在信仰上背道而驰，但仍继承了其父虔诚及刚愎的特点，所以他既是父亲的叛徒，也是翻版。

一九一一年夏天，华莱士回到加州，想申请进入加州柏克莱大学园艺系，这念头多半是受其兄罗伯特就读那鲁大学著名的森林系所启发而一时兴起。

在被拒绝后，他改念文学院，并且随便找个理由向父亲搪塞说，因为文学院的“第一年比较有趣”。

在柏克莱，华莱士与一名马卡拉斯特学院的老同学巴克莱·艾奇逊(Barclay Acheson)复交，对方的父亲也是长老会牧师。艾奇逊在旧金山长老会神学院读书，和华莱士一样不时喜欢恶作剧。一九一一年圣诞节，两个年轻人回艾奇逊在华盛顿州塔科马(Tacoma)的家度假。

艾奇逊后来对华莱士说：“命运握住了你的手。”华莱士发现艾奇逊有五个姐妹之后，感到很高兴，这位年轻的访客对最年长的贝西·珍(Bessie Jane)最着迷，并设法筹够钱邀她出去玩。但是艾奇逊家的女孩他全都喜欢，包括最小的伊莉莎·贝尔(Eliza Bell)。二十二岁的伊莉莎·贝尔已经订婚，即将结婚，身材娇小，高五英尺两英寸，金发碧眼，最近父母才替她换了一个来自圣经、而且也更女性化的名字“莉拉(Lila)”；贝尔则取自她外祖母的名字。

改变一生的经验

华莱士在科罗拉多州开始的自学方式，似乎已对他的读书习惯产生一些正面效用。他第一学期的成绩单，工业化学、军训和物理拿A，经济学拿B，经济学史、宪法和经济学原理刚好及格，全部是C。

但是华莱士的父亲相当不满意。对钱很有概念的华莱士博士最感到困扰的是儿子的浪费，每次华莱士捱了一顿痛责后，就正经八百地答应要改好：“现在我生活中的一个目标，是成为双亲……真的引以为傲的人——在人神眼中令人欢喜的儿子。”然后又向父亲借二百五十美元。他答应或多或少地会遵守诺言。

翌年夏天，华莱士决定放弃棒球，转而在俄勒冈州乡间挨家挨户地卖地图。因为没有车，他必须由一处农庄走到另一处，一天往往走上十五英里，他的工作是推销华盛顿州和俄勒冈州地图。

根据销售手册，地图里绘有“距离、电气和蒸汽火车路线、全部的城镇，上面并附有由一九一一年人口调查而得的人口和索引”。订价为二点五美元；以一九一一年的标准而言算是很贵。

那次经验改变他的一生，使他洞察人们对实用知识的需要，与他父兄师长所重视的学术知识大相径庭。不过华莱士在那个夏天所学到最重要的一门课，是他路过一处法庭观看双方律师斗智。尔后他在雨中步行两英里至梅德福(Medford)的卡内基(Carnegie)图书馆借阅法兰西斯·威尔门(Francis Wellman)的法律经典名作《诘问的艺术》(The Art Of Cross-Examination)，第二天就开始整日拜读。

威尔门是美国十九世纪最伟大的律师之一，他在书中解释并简化诘问的原则，同时摘录一些著名审判案件的纪录。作者反对以恐吓证人作为诘问策略，指责此举只会造成紊乱，并且诱使陪审团同情受审者；相反地，“有礼且妥协”的方法会使证人进入讨论之中，在这种气氛下，聪明的律师可以轻易地找出证词的破绽。威尔门特别侧重一条微妙的诘问路线，亦即尽可能将重点摆在证人的私利上面，或是证词经常无法避免的一点——即使是诚实的证人也常会“诉诸自己的想象”。这本书令华莱士印象深刻。

变动的美国社会

另一个影响华莱士的重要力量，当然是美国的大环境。在一九一一年，

美国人口还不到一亿，半数以上仍以农业维生，年方二十一岁的华莱士虽然从小生长在城市，不过孩提和青少年时代有大半时间是在中西部、有山的几州和西北部的小镇度过。他母亲曾带他到俄亥俄州的伍斯特住了两年，接着全家又到盛产木材的佛得山(Monte Verde)，也就是科罗拉多州落基山边城过暑假，最后则是俄勒冈州、华盛顿州的一连串小镇。他自己曾在北达科他州参加半职业棒球队，如今又挨家挨户地推销地图；由一座乡村跋涉到另一座乡村，到东西两岸的学校，而且拜其广泛阅读杂志之赐，他对当代大多数政府和文化问题都了若指掌。

如同华莱士即将脱离少年时期，美国那时也正在享受她最后片刻的纯真。虽然铁路促使人们不断向西部开拓，但是科技跃入先进时代则是后来的事。一九一三年，莱特(Wright)兄弟在北卡罗来纳州驾驶“小鹰号”(Kiity Hawk)，成为第一位驾驶飞机的人，许多家庭已开始用电，跨州的电话和另一项大众传播媒介无线电才刚问世。十九世纪末的三项发明：有效率而且廉价的邮政系统、奥特马·墨根瑟勒(Ottmar Mergenthaler)发明的铸造排字机，以及卷筒纸印刷机和折叠机的革新，创造了庞大的印刷市场，尤其印刷机使得每小时可以印出二十四万份报纸。日后有两家杂志，《读者文摘》和《时代》，就是这套绝佳设备的受惠者。

此时美国的人口也开始改变，外来移民以史无前例的速度涌入爱丽丝岛。在华盛顿、纽约和其他工业都市，当时主要的话题集中在反托拉斯法、关税、妇女投票权及重工问题。美国的名流是那些新一代的百万富翁，其中包括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J.P. 摩根(J. P. Morgan)和康乃尔里斯·范德比尔特(Cornelius Vanderbilt)。虽然当时的总统是塔夫脱(William Taft)，全国仍遵循前任总统罗斯福的帝国主义路线。美国的殖民影响力，如今不仅扩展至古巴，还到达菲律宾、波多黎各和中南美洲，美国还在当地开始建造巴拿马运河。那时的通俗娱乐强调煽情和特技，例如马戏团、廉价小说，以及内容多半是陈腐闹剧的无声电影。可以说华莱士清楚地拥抱这种简单、天真、全能美国的观念，而《读者文摘》及时反映了他毕生致力保存及重新创造的这套观念。

进入出版业

一九一一年夏天，所有寄给华莱士的信件，全都由住在塔科马的艾奇逊家转交给他。莉拉将大部由他在圣保罗女友所寄的信件转交给他，并且常常在信封外贴上她自己写的小纸条。莉拉的父亲已经是怀特渥斯学院(Whitworth College)的副校长，就像马卡拉斯特，该学院也是长老会学校，地点在距塔科马不远的苏姆纳(Sumtler)。一九一一年七月十五日，莉拉用学院的信纸致函华莱士，按艾奇逊的嘱咐邀请他搭头一班火车前来塔科马，并且表示：“他将展开双臂欢迎你——我们也一样！”

那年夏天，爱玩但也勤奋工作的华莱士在杰克逊(Jackson)和约瑟芬(Josephine)郡签下二百三十三位客户，成交金额共达五百八十二点五美元，他用所赚得的钱购买一辆“廉价小汽车”，或称之为T型车，并于秋天返回柏克莱。这学期平静地结束，他又到艾奇逊家过圣诞节。

第二年六月，华莱士途经塔科马，在威斯康星州菲特烈(Frederick)找到一份担任办公室职员的工作。不久后他又回到圣保罗，受雇于韦伯(Webb)出版公司图书部撰写促销信。曾在马卡拉斯特学院教过华莱士的爱德华·道

宁(Edward Downing)博士是图书部的编辑，这家公司出版农业杂志、教科书和农校使用的手册。华莱士则负责应付外界对公司农业书刊的询问。

未来数年，他的生活被两项事情所分割：一是追求一大堆女孩，一是使自己熟悉小型专业出版公司的编辑运作。现在华莱士已决定不返回柏克莱念大三，他很快就忘记有关贝西·珍的一切，并且没有再与艾奇逊家联络。

一九一四年詹妮特过世。由于她拒绝接受治疗，只信任自己的素食习惯，她在元月间陷入昏迷，并且被送到疗养院，在两个月后去世。华莱士博士后来写了一本厚如书册的家族史，但对其妻的描写仅是点到为止。他回忆当时的情况：“她在作为妻子的三十六年中过着紧张而牺牲的生活。身为七个孩子的母亲，对她孱弱的身体其实是太过沉重的负担，她在一九一四年留给我们甜蜜的回忆，享年五十六岁。”

一九一五年，华莱士又开始蠢蠢欲动。韦伯是家老式保守的出版公司，各方面都已根深蒂固，而且圣保罗地处偏僻，人口约二十万，无法提供许多机会让华莱士享受像他在旧金山所能享受到随心所欲的夜生活。基于社会地位和宗教因素，华莱士家在地理上和文化上都和其他圣保罗人隔绝。最近数十年，圣保罗的人口几乎增加一倍，许多新迁人者都是工人阶级的德国和爱尔兰天主教教徒，由于圣保罗的运输辐转角色，很多人到此找工作。

但是华莱士一家属于长老会少数分子，他们家紧邻圣保罗最高级的地区。华莱士虽然不能自诩为贵族，却也属于青英分子，与未来即将成为其读者的大众并没有共通之处。此外，特别是在《读者文摘》第一个十年，它更透露出对移民和天主教教徒几近疯狂的敌意，证明了华莱士不仅对家乡变成天上教工人阶层的城市感到无聊，而且觉得恐慌。

在韦伯出版公司，他对被深埋在公司各类刊物的杂乱资讯感到吃惊。其中包括一本叫《农夫》(The Farmer)的刊物，那是由联邦及州农业部所发行的年度目录指南，里面有数不清的报告，虽然这些报告是免费的，要索取却耗钱费时。华莱士向韦伯出版公司的农业部主管提议，《农夫》可以只摘录最实用的资料，因为农民阅读的时间并不多。他还兴匆匆地准备公司其他刊物的错误一览摘要。这名主管读了报告后说：“华莱士，这是一份有趣的文件，但是我很抱歉，你已经被开除了，我们不相信这种做法。”

文摘处女作

尽管华莱士对公司过于在意批评感到不解，他还是向以前的老板贷得七百美元，准备创办自己的农民文摘，并且向公司和自己证明他的构想其实不错。他从各地区农业部所发布的数百项报告中挑出最有用的资讯，编辑成一本长达一百二十八页，大小如同般文摘的小册子，叫做《农业万用手册》(Getting the Most Out If Farming)，副标题为“刊物精选，农家恩物，可向政府和州实验站免费索取”。

标题底下的一小行字写着“德威特·华莱士辑”，这是他首次、也是最后一次署名。该刊物上注明一九一六年，以确定它在一年后仍然有用。这位年轻的出版家对他的处女作极有信心，贷款也足够提供他印制十万本册子。

基本上看来，《农业万用手册》是《读者文摘》的前身和范本，充分传达有关农作物的实用资讯，同时留心妇女会和社区服务等生活品质上的诸多事项，而且每页都有插图和格言点缀。其中一页素描画着一只小公鸡和一只母鸡，图注上写着：“这只母鸡不大，但是许多人靠它偿付抵押贷款。”另

一张图片是一名编辑与一名农夫对话，编辑鼓励农夫“学聪明些”去订阅农业杂志，因为知识就代表了利润。

下一步是在五个州旅行促销。华莱士决定集中在他最熟悉的农业区，即明尼苏达州、北达科他州、蒙大拿州、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针对银行和种子店促销。他改变原先送树的办法，游说商业机构大量购买这本小册子作为客户的赠品。每本单价为美金三十五分，当时大多数每本五分或者十分。

在旅行促销的第一段行程中，因为没有车子，华莱士搭火车穿过明尼苏达州，二周内卖出四千一百本，为数不少，但是火车票价太高，因此他在返回圣保罗时又买了一辆T型车，同时说服表弟康拉德·戴维斯(Conrad Davis)合伙分摊开销。康拉德的计划是在加油站帮忙出售火星塞增加收入，为进一步节省费用，他们把座椅用铰链并起来，把它当床来睡。由于他们也打算把这次西向之旅当作一场冒险，两人计划沿路打零工贴补收入。

华莱士回到西部，他在写信回家时说，他发现“做商人和在银行工作一样好”。他曾连续工作十天赚得二百一十美元，之后三天碰上“毫无价值的地区”，只卖出一百本册子。

他并不气馁，甚至开始想到筹备一本类似的手册，摘录广告和商品专业杂志的精华，出售给百货公司。

接着他有了更好的灵感。

灵感乍现

在蒙大拿州的一个夏夜，华莱士躺在一处牧场的工棚，直到清晨两点仍然醒着。他和康拉德在这里找到兼差，工棚位于牧场的中间，虽然已经很晚了，其他工人仍喧闹不已，不过华莱士的心思已经被他毕生最不可思议的点子给带到其他地方——事实上，那算是本世纪最棒的出版构想之一。他想到为什么不试着摘录所有杂志的精华，再将他的产品出售给每个人，而非只是摘录供农夫或商人之用的专业知识。

之后这两名旅行推销员前往黄石公园，在那儿待了两星期，并在怀里(Wylie)养鸡场工作以抵偿住宿费用。夏天过去，回到圣保罗，华莱士虽然没有获利，他已将十万本《农业万用手册》全部售罄，同时还清积欠韦伯出版公司的贷款，更重要的是，他学到的不只是如何编辑、印刷和配销一份刊物，再一次地，他证实一般勤奋的美国家庭最想从刊物得到的是——资讯。

在父亲的压力下，华莱士接着找到在布朗暨碧格罗公司(Brown & Bigelow)担任邮购通讯经理的工作，那是当地的一家日历及贺卡公司。本杰明与罗伯特分别从事公职和农业，华莱士则在经过那次出版实验后，似乎注定顶多只能平庸一生。姐姐海伦嫁给一名长老教会牧师，相形之下，更显得他只是一个工作低微的二十六岁大学辍学生，虽然继续做了许多笔记，并且一心奋发向上，他的主要目标似乎仍是赢得更多少女的芳心，但他尚未找到能让他真正心动的人。

自愿从军

一九一七年四月，美国对德国宣战，华莱士才从沉闷中解脱出来。华莱士成为当地自愿加入军队的前二十五人之一，在被送往爱荷华州道奇堡(Fort Dodge)之后，很快就被擢升为士官长——另一项无聊呆板的工作。到年终时，他为了被派到海外而再度自愿从军，成为二等兵。他被编到步兵三十五师，派驻法国。

就像数百万包括美国和其他欧洲的年轻人一样，华莱士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从国内温暖的世界走到充满壕沟、刺网和泥巴的梦魇。经过马恩河(Marne)会战，战争恶化到几乎是日夜不停地互相炮轰，步兵越过分隔两军的荒野进行自杀式的攻击——每次猛攻前还有氯气烟幕经常飘到前线士兵的周围。

将近九月底时，一百多万名美军奉命攻击撤退到齐格菲(Siegfried)防线的德军，此即著名的阿尔冈山(Meuse Argonne)战役，它所造成的死伤人数在大战中是最多的一次，几乎每十人就有一人伤亡。至第十五日，华莱士所属的军队有近半数非死即伤。九月二十九日，就在他的军队行将撤退之际，二等兵华莱士被榴霰弹片击中，送往急救站。一名医生迅速找出华莱士腹下如手掌大小的新伤口，同时表示：“真是命大！这是不堪一击的部位。”

这间野战医院的另一名医生在替他包扎颈部伤口时说：“真幸运！差点就击中你的颈静脉。”过了不久，又有一名医生告诉他：“幸好没有打中咽喉。”

十月八日，华莱士被转送到原本是赌场的第四十四号基地医院(Base Hospital No.44)，他在此地就像其他从前线送来的病患一样，先接受除虱子消毒。后来他被送到艾克斯温泉镇(Aix-les-Bains)的医院。十一月十一日，停战协定宣布。

华莱士花了将近半年时间在军医院，并在那里度过二十九岁生日。这段期间，他一直在想他先前在蒙大拿州工棚时所想到的点子。为了填补疗伤时的空闲时间，他续编专为士兵编辑的美国杂志，再度对这么多原本可以更精简的文章感到不可思议。

他认为其中大多数可以删去原来篇幅的四分之一，而不损及文章的精髓。华莱士不填字谜或是下棋，他借着精简《星期六晚报》、《浮华世界》(Vanity Fair)和《史克莱纳》杂志(Scribner's)上的文章放松心情。他只摘录可以吸引广大读者群“隽水”文章的坚持，以及摘录文章能保持原文的风格和本质，因而打开一条新路。他在返国的路上，决定要出版另一本小册子，名称就叫做《读者文摘》。

华莱士不读书和摘录文章的时候，就会到乡间散步，或是写信给故乡的朋友，“闲散地漫游思考”。他盼望收到他第一个士兵制服左袖上的斜条(译注：每条代表服役三年)，然后在六个月内被送回国。一九一九年四月，他搭乘运输舰回到美国，在弗吉尼亚州诺弗克(Norfolk)下船时自军中退伍。

样本出炉

回到圣保罗后，华莱士花了半年时间埋首于明尼苏达州公立图书馆(他姨妈在那里当图书馆员)，兴致勃勃地做出一本《读者文摘》样本。他选出来的文章有些是十年前的东西，他将之删成原来长度的四分之一，起步之初，他很小心地向出版商要求翻印许可。

他也和艾奇逊恢复友谊。艾奇逊那时已是名牧师，在总部设于纽约的一家长老会救济机构服务。战争期间，他在贝鲁特美国学校教书，之后在俄勒冈州波特兰的青年会工作。华莱士再度了解有关艾奇逊家的一切消息，也知道艾家的么女莉拉云英未嫁，在纽约市女青年会担任社工，协助职业妇女改善工作环境。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华莱士寄了一张言辞含糊的节日卡片给莉拉，邀请她到圣保罗，因为那儿妇女的工作环境实在“糟糕”，同时又说：

“一定得花你一些时间解决事情——但是你必须来，还有……这里可以滑雪。”

到了一九二二年元月，华莱士已准备好《读者文摘》的一期样本，这本手册适合放在大衣口袋或皮包，包含基本的黄色和绿色封面共有六十四页。虽然美元二十五分的订价相当高，但是依他之见，下列几项考虑会使它变成一项好投资：它不含广告，只有资讯；它有三十一篇文章——“每篇都有长久的价值和趣味，以浓缩和恒久的形式表现。”

被搜罗摘录的杂志有《文学文摘》(Literary Digest)、《妇女家庭伴侣》(Woman's Home Companion)、《新共和》(New Republic)、《乡村生活》(Country Life)、《浮华世界》、《国家地理杂志》(National Geographic)、《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麦克克鲁》杂志，以及《星期六晚报》。这些文章涵盖的主题从幽默、性、健康、人性，一直到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的生活艺术建议，例如：“如何控制你的体重”，其他两大部分是“生活的调味料”和“不凡言论”。

华莱士的目标是发行五千本，他认为这个数字应该可以让他在非商业区过着舒适的生活。他向父亲借六百美元，找到在圣保罗的史代恩斯(Stearns)印刷公司先印五百本，他父亲原本拒借，哥哥本杰明也不肯伸援手，但是后来终于妥协。

《读者文摘》并不是第一份从其他刊物摘录文章的杂志。早在一八四四年，《利特尔生活时代》(Littell's Living Age)就已经从其他期刊转载文章，其余类似的杂志包括一八七〇年代在波士顿发迹的高级朗刊《折衷主义者》(Eclectic)；成立于一八八八年且顺利延续至二十世纪的乡村杂志《舒适》(Comfort)；以及一八八九年在水牛城创刊但旋即夭折的《漫画书》(Scrap—Book)。但是华莱士是第一个想到浓缩文章的人。

不受重视的刊物

一九二〇年代，善用每分每秒的想法蔚为风潮。有愈来愈多人购买第一部汽车，加入扶轮社或是时髦的俱乐部，并且打破一周工作六天的限制。听收音机、看电影和周日开车带着全家人出游，是美国人消磨他们闲暇时间的模式。而在以往，这些时间全部用在阅读和上教堂。

到一九二二年，美国人厌倦了像塔贝尔和史戴芬斯等扒粪记者，违论他们文章中对美国企业和社会的无情灰暗描写。更短的文章，甚至新闻摘要，流行开来，《自由》(Liberty)杂志更走火入魔，在每篇文章开头列出阅读时间，有六分钟的、有八分二十秒的；如果有“长篇”文章，那就是十分钟。

《柯利尔》(Collier's)杂志率先推出最简短的文章，并实验过一页的短篇故事。很快地，包括《星期六晚报》等流行杂志几乎都开始缩短原本相当长的文章和特写。

自我提升是二十世纪的风潮，也是美国十九世纪乐观主义的遗绪，但是为期八周的“夏季教育类户外集会”、和纪念倡导阅读经典作品的哈佛大学校长而命名的艾略特(Eliot)博士的“五尺高书架”，已不敌三十天保证见效的减肥和健身计划。为博取读者的好感，许多刊物侧重普遍的精神提升，并逐渐侵蚀清教徒——喀尔文教派人士对美国集体意识的控制。每份杂志报纸都充斥着启发的诗、说教和模仿爱默森的著作。

华莱士最有创意的构想，是提供一份专门报导事实的杂志，这个构想源

自他早先当地图推销员和农民手册出版商的经验。当时其他类的商业杂志几乎都以小说力主。

华莱士充满信心地对自己写道：“永远不要害怕。现有一股强劲渴望追求知识的伏流，只要能供应它，每一分耕耘都会获得回报。”

他的下一步是对纽约、圣保罗和其他地方的出版商提出这项建议，他愿意将《读者文摘》的构想提供给任何愿意付钱请他当编辑的人。他写信给全国各大杂志的发行人及一些较小的出版商，并寄给他们一份他设计的新刊物样本，但是全遭退回峻拒，只有威廉·蓝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回信告诉他拒绝的理由：这份杂志最多能有三十万份的发行量，小到他根本懒得去做。

遭到赫斯特拒绝后，在韦伯出版公司的合伙人贺瑞斯·克莱恩(Horace Klein)到纽约会晤《妇女家庭伴侣》杂志的编辑葛楚·贝托斯·兰(Gertrude Battles Lane)之后带回更多坏消息。行前华莱士请托克莱恩向她征询对于《读者文摘》的意见，兰未置可否，只是傲慢地看看那些只为吸引广告商而编辑的杂志；一本没有广告、没有小说、没有插图、没有色彩的杂志，在条件上来说似乎是一种矛盾，也是失败的公式。

面对这样的挫折，华莱士陷入长期的沮丧。为平衡开支，他在批发杂货的麦克墨瑞公司(Mcmurray)找到一份差事。就在这段期间，也就是一九二二年夏天，时年七十一岁的华莱士博士娶了小姨子米丽娅姆，两人在“瓦皮”举行户外婚礼，会场是可以俯视湖水的一座蔓棚，新娘五十八岁。华莱士博士是马卡拉斯特学院宗教教育部门的首长，他已替学校偿还十二万五千美元的债务，同时从伍斯特学院获得一个荣誉法学博士学位。他所做的一切似乎都成功耀眼，而华莱士所接触的一切似乎都化为尘土。

一九二二年秋，一位社工把华莱士从沉闷中解救出来，给了他素来所缺少的鼓励。仿佛在回应他一年前毫不认真的滑雪邀请，莉拉被女青年会派往圣保罗查看当地妇女在罐头工厂的工作情况。

他们的交往是“浓缩”的典型。十月十五日，莉拉头一天来到圣保罗，华莱士在一处俯视圣克罗克斯河(St. Croix River)、风景优美的陡岸向她求婚，翌日她不但接受，并且向他保证，他的新刊物构想“棒极了”。两人连结婚的钱都不够，遑论开始创办《读者文摘》，于是莉拉回到纽约。在此同时，华莱士的哥哥本杰明替他在匹兹堡找到一份为西屋公司(Westinghouse Company)撰写促销广告文案的工作。莉拉准备尽快回到他身边。

牧师的女儿

一八八八年圣诞节，玛丽·伊丽莎·休斯顿(Mary Eliz Ahus-ton)拜访住在加拿大曼尼托巴省(Manitoba Province)维登(Virden)农业区的双亲时，她和艾奇逊牧师(Reverend Thomas Davis Acheson)的么女莉拉出生了。因为艾奇逊牧师不断接受不同教区的邀请——北达科他州、明尼苏达州，以及其他中西部地区，所以这家人经常搬家。

艾奇逊一家人在伊利诺斯州定居后，莉拉开始上路易斯登社区中学(Lewiston Community High School)，并且从此毕业。此后她的教育过程充分反映其父不定的迁徙——两年在握德贝蒙(Ward — Belmont)，两年在田纳西州纳许维尔(Nashville)的长老教会学院，接着是俄勒冈大学尤金分校的(University of Oregon in Eugene)六个月，她在那儿获得学士学位。莉拉

和她的父兄一样，选择服务的生涯，在美国劳工部(Department of Labor)和女青年会共同赞助的计划下加入社工这个行业。

在战争期间，莉拉被派到新泽西州的帕姆普顿湖区(Pompton Lakes)，主管社邦军火厂的工业服务中心。她和刚开始工作的妇女一同生活、工作，发现员工跳槽率很高，社区对妇女的接纳程度很低，而且工作环境极为恶劣，在她的指挥下，新的社区中心成立，夜班的工人首度有热食可吃。她还筹设音乐和娱乐设施，以改善工厂和社区的关系。

停战之后，劳工部派莉拉到其他工业中心从事类似的活动。虽然莉拉为穷人和妇女卖力工作，但她在晚年对女性主义者毫不同情，对组织严密的宗教也兴趣缺缺，显然当初在背后推动她的力量不是长老会的高度传教理想，而是谋生的简单原则。数年后，当这位牧师的女儿变得比一些教会更有钱时，她更一心要建立世界上数一数二舒适温暖的工作环境。

“波希米亚”的陌生人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八日，华莱士从匹兹堡预言式地写信给莉拉：“我愈来愈相信有能力在最后以极令人满意的方式成功——我们将深爱彼此，我确信在向上冲刺努力时，你也会获得同样的快乐。我爱极了当你提及愿和我分享成功时所说的话。你不知道你对我的成功启发有多大——我知道我一定会成功。”

华莱士也在家人面前称赞莉拉：“她……了解自己，而且不断提升自我，喜欢音乐、远足，也喜欢理家，有极高的品味，节俭、从不生病，是很好相处的人，有思想、体贴可爱，而且非常乐观，有各种实质的优点，男人若有妻如此，夫复何求？”

虽然莉拉对《读者文摘》的热切使他恢复了信心，但是对如何在没有大出版商的支持下推销杂志，华莱士仍感到困惑。所幸在这个节骨眼上，他拿出样本给西屋的一位同事看，这位同事当晚从头到尾读了一遍，翌日他说服华莱士，可以用邮寄的方式出售《读者文摘》。虽有这项有益的洞见彻底改变华莱士的出版步骤，但更多坏消息随之而至。一九二一年，美国陷入严重的不景气，西屋不得不进行裁员，华莱士在到职半年后遭到解雇。

此时华莱士决定不让任何困难阻碍他，不过他必须再向父兄借三千元。华莱士博士和本杰明只分别拿出三百美元，只够一时之用，华莱士准备推销出足够的预订户，张罗第一期杂志的印刷费用。往后的四个月，他在匹兹堡的住处工作，寄出数百份宣传单和临时订阅单，并且附上打字的个人短笺，寄给经过筛选的可能订户。一年的订阅费用是二点九七美元，比当时许多发行量广大的杂志还贵一倍以上，而零售一本更要美元二十五分。

华莱士的头一批目标是匹兹堡商业及专业妇女俱乐部的会员，他已决定新杂志的主要诉求对象是妇女。为此，他还将莉拉和她的表姐海泽·卡布莉(Hazej J. Cubberley)列为他的编辑。时任哥伦比亚大学妇女体育学院院长的卡布莉从未真正与《读者文摘》有过关联，表姐妹俩住在纽约北部四十英里快活镇的寄宿宿舍。

结果反应不错，鼓舞华莱士寄出更多宣传单给商业和专业妇女。他从回函中接到的订阅单转寄给莉拉和卡布莉，由她们在每张订阅单上签名，作为个人保证：如果订户不满意，可以要求退钱。

将近四个月之后，华莱士搬到纽约。在找到适合的公寓之前，他想住在

纽约公共图书馆本馆，也就是在四十二街的第五大道附近。不寄促销信时，他就会在期刊室待很久，从数百种刊物中寻找他可以浓缩或是保存、具有长久价值的文章或警句。傍晚或周末，他会搭火车到快活镇去看未婚妻。

华莱士想住在格林威治村(Greenwich Village)，那是其他许多杂志和文学期刊的诞生地，美国的“波希米亚”首府。他忠于自己的文摘形式，在努力将构想付诸实现的同时，也希望有更多的乐趣。最后他和莉拉在麦克道格(Mac Dougal)街七十六号发现一间小公寓，准备结婚后住在那里。他们也在一家酒吧的地下楼租了一小间办公室，地址是米内塔(Minetta)巷一号，作为《读者文摘》的总部。新公司的主管是华莱士，拥有52%的股份，莉拉则拥有其余48%的股份。虽然父兄借给他创业基金，华莱士无意给他们公司股权，这项决定导致日后的家族摩擦。

但是《读者文摘》是格林威治村的一个异数，不像《大众》(Masses)、《小评论》(Little Review)、《七种艺术》(Seven Arts)，或是其他诞生于十四街以南崎岖巷弄的传奇性刊物。《读者文摘》并非从非法酒吧和爵士俱乐部、从被压迫者的困境，或是从最新美学理论中汲取灵感，而是从绵延起伏的玉米田，和遥远的中部地区宁静小镇找到风格。莉拉喜欢跳舞，华莱士喜欢喝酒聚会，他们是住在“波希米亚”边缘的两个陌生人，做的是格林威治村的激进派看了也会嗤之以鼻的杂志。

创刊号问世

结婚当日，华莱士和莉拉疯狂地工作，寄出数千份后来增印的订阅促销信。他也写信给已经发迹的大舅子艾奇逊，感谢他的一百美元支票。这位遭遇困顿的年轻企业家接着要求再借一百美元，解释说他想寄另外一万份促销信争取订户：“我们有好东西，必须努力推广。”

艾奇逊和他的太太帕特(Pat)住在西部一七六街的一间公寓。莉拉很溺爱他们的独生女朱迪(Judy)。一个秋天的下午，艾奇逊在附近一个“舒适的地方”替华莱士和莉拉拍了一张照片，后来艾奇逊写信给他妹夫说，在每个人心中，他们是“两个令人兴奋的人”——即将推出全世界读者最多的刊物，以及举行一场“结合两颗互相包容的心，共度一生”的婚礼。

艾奇逊很快就前往饱受战火摧残的中东，和近东教授基金(Near East Relief Fund)一起工作，并协助在贝鲁特成立美国大学。

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五日，在艾奇逊的福证下，时年三十二岁的华莱士和三十三岁的莉拉在快活镇结婚(注)，华莱士的家人只有哥哥本杰明出席，并担任伴郎，他的父亲和他最喜爱的姨妈——也是现任的华莱士太太，显然没有参加。虽然莉拉和她的姐妹很亲近，女傣相却是表姐卡布莉，莉拉的家人也是由艾奇逊夫妇及其女儿，以及另一位卡布莉家的人做代表。

婚礼之后，接着新人动身前往波可诺斯(Poconos)度蜜月两周。回来后，华莱士和莉拉发现他们最后一次邮寄的回收率非常差，绝望之余华莱士想放弃这项计划，但是莉拉一直鼓励他，直到低落的情绪消散。更重要的是，她为这位挣扎中的企业家筹到所需要的一大笔钱——说服艾奇逊借五千元给他们。与此同时，她也继续在长老会的董事会担任全职的工作。为了节省开支，华莱士和莉拉将小公寓的一间房间分租给一位纽约大学的教员和他太太，并和他们共用厨房、浴室。

经过更多次邮寄，华莱士认为已经收到足够的订阅单，可以开始印刷，

并且和匹兹堡的印刷商约好准备印五千份。但是事实上。要在元月推出这份刊物已经来不及，所以《读者文摘》第一期，即创刊号是在一九二二年二月问世。

创刊号和华莱士两年前所做的样本差不多，共有六十四页，包括黑白封面，尺寸为五寸半乘七寸半的皮包大小，长宽各比一九二一年的原始版本短一寸、窄半寸。一些收录在样本的文章亦包括在内，这证明了华莱士坚持出版有长久价值文章的信念，在封面下方的中央部分，有一排字明白宣示其信条：

每个月从主要杂志选录三十一篇文章——每篇文章都有长久的价值和趣味，以浓缩和精简的形式表现

可能是出自莉拉的建议，在字的上方是一小幅新潮艺术画：一名少女住在一个圆圈之中，她庞大的裙子散在下面的空白处，一手拿着纸卷，另一手拿着她的创作工具长鹅毛笔飘过肩头。

建立编辑模式

从第一期开始，《读者文摘》建立了编辑模式，未来七十五年的风格大致未变：三篇欣然献给妇女，两篇有关动物，一篇是华莱士心中的英雄——福特汽车创办人亨利·福特(Henry Ford)的人物特写，其他包括了：如何在生活和工作中进步的实用指南，坚持普通常识和掌握事实是社会上人人都应有的生活态度。最初几年，《读者文摘》的幽默小品比例不高，反映了华莱士阅读的重点应该是知性的想法，只有在成功之后，华莱士似乎才放心地开放轶闻趣事、笑话、双关语、隽语，以及各种文字游戏的闸门。

最重要的是，这位年轻出版家也把那些迎合极端反动派读者的文章收录在内，只有一个自由派的例外题材持续出现，那就是有关两性关系、节育、离婚改革之类的话题，不过这些文章还是一再强调一夫一妻制是社会的基石。华莱士表面上是保守出版家，私底下对性却是持开放，甚至激进的态度，这种截然不同的形象，只有借检视他本人在公开和私下场合的行为才能了解。三十三岁的华莱士不但是保守的中两部价值观和爵士乐时代下的产物，也是长老会牧师之子，这些不同的力量在他身上结合，形成一个精明的机会主义者，利用其刊物的文摘模式，作为他的讲坛和遮掩坏事的屏障。在推销一套接一套的价值观之余，形成一个不仅适用于他本人，也适合数百位高级读者的形态，在快活镇持续了三个世代。假道学也是《读者文摘》一开始的编辑组合因素之一。

《读者文摘》在创刊号中引发种族主义者的共鸣，而且数十年如一日。例如它从《物质文化》杂志(Physical Culture)翻印一篇题为《我们能有一个美丽的人种吗？》的文章，率直地支持优生学。此文作者艾伯特·爱德华·魏格(Albert Edward Wiggam)抱怨，每年有一船船“丑陋的女人”涌至爱丽丝岛，他愤怒地说：“每个移民女人给我们将近三个婴儿，而美国血统的美丽女人只给我们一个。”结果是“美国妇女的美丽将逐渐消逝”。他的解决之道是研究农夫饲养种马和种猪的方式。另一篇则探讨菲律宾人“典型暧昧的东方”态度，指出菲律宾人一面想立刻自美国独立，一面又想要美国的保护，暗示新教徒妇女的良好，以及天主教妇女的平庸和忘恩负义。